

溜索姐妹的“跨越”人生

●怒江州山区面积逾98%，境内南北走向依次分布着担当力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构成“四山夹三江”的高山峡谷地貌。除了生活贫困外，让余春花、余才妹姐妹俩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溜索。

●姐妹溜索过江上学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溜索医生”邓前堆的事迹2011年被报道后，怒江群众过江难、出行难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国家决定对怒江、澜沧江上的溜索实施“溜索改桥”。

●桥有了，公路通到村，峡谷里无数个村庄学生读书难、老人看病难、产业发展难等问题得到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踏上快车道。余春花、余才妹姐妹和两岸广大村民一样，成为“溜索改桥”的受益者。

▶4月26日，余春花（左）和余才妹（右）一起重温姐妹俩当年过溜索时的照片。（杨筱涵摄）

本报记者王长山、吉哲鹏、赵珮然

15年前，一位摄影师记录下这样一个瞬间：云南省怒江州的余春花和余才妹相互靠在一起，坐溜索过怒江，去对岸上学，娇弱瘦小的姐妹俩挂在钢绳上，身下的江水波涛汹涌。画面令人揪心和震撼，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

如今，当地虹桥飞架，天堑变通途。姐妹二人一个成为护士，一个在家里种植草果发展产业，过江要么坐汽车，要么骑摩托，已不再靠溜索。姐妹二人的生活已实现“跨越”，伴随着她们整个童年和少年的溜索已退出交通“舞台”，成为大峡谷跨越发展的“活化石”。

溜索岁月：令人心酸

余春花和余才妹是表姐妹，她们的家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马吉乡马吉米村乔马嘎村民小组。曾经，连接怒江两岸的溜索成为当地村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印痕，姐妹俩的童年、少年过江时就“挂”在一去一返的一对钢绳上。

怒江州山区面积逾98%，境内南北走向依次分布着担当力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构成“四山夹三江”的高山峡谷地貌。

“望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牛羊吃草无路走，猴子过崖眼泪流。”因群山横亘，江河交错，“行路难、过江难”阻碍着人们出行的脚步。

乔马嘎村民小组位于奔涌的怒江西岸，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以前，村民住着竹篾为壁、茅草覆顶的简陋房屋，日子过得紧巴。“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上学的书包、衣服很多都是爱心人士捐的。”1998年出生的余春花、余才妹说，家里种点玉米，经常吃玉米稀饭，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也没什么收入。

除了生活贫困外，让姐妹俩记忆尤其深刻的便是溜索。乡政府所在地在江对岸，村民们要去办事、赶集，孩子们上学都得跨过怒江，两岸村民要相见得爬几小时山路。这时，建在怒江边的溜索就是便捷的交通工具，走亲戚、买东西、上学靠它，就连医生出诊也靠它。

自打记事起，溜索就和姐妹二人相伴。



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因年纪小，父母便把她俩分别和自己绑在一起溜索过江。到了小学三年级，余春花和余才妹才开始自己过溜索。“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离江面很高，心都到嗓子眼了。”余春花记忆中，第一次过溜索时，害怕到极点，可为了上学，硬着头皮过江。

一次，余春花过江时，溜索出了点状况，她溜到中间时停住了。江风呼啸，溜索摇晃，脚下波涛汹涌，她就这样一下子挂在半空中。没办法，余春花伸出双手，握紧钢绳，交替换手一段一段用力拉着自己向前滑动。她用了好长时问才到岸边，手被钢绳上的毛刺扎破，疼得哭了起来。余春花对这次遇险至今记忆犹新。

有村民在过溜索时掉到江中的大石头上摔断了腰，晚上过溜索绳子断了摔进江里……这些耳闻目睹的心酸往事，至今让怒江两岸的村民难以忘记。“因溜索过载能力小、危险性高，人员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怒江州交通运输部门的一位干部说，有一次一对母子过江，母亲到了江对岸，孩子却坠江淹死。

2007年，9岁的余春花和余才妹像往常一样，在江岸边挂溜索，准备溜索过江，正好被一位摄影师记录下溜索过江的过程。“自己一年要溜几百次吧。”余春花说，外面的人看着很刺激，实际过溜索很无奈，如果有桥有路，谁还去钢绳上冒险呢？

就这样，伴着溜索，余春花和余才妹上完小学、读完初中……

虹桥飞架：走上坦途

姐妹溜索过江上学的照片引发了人们对余春花和余才妹的关注。特别是“溜索医生”邓前堆的事迹2011年被报道后，怒江群众过江难、出行难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国家决定对怒江、澜沧江上的溜索实施“溜索改桥”。随后，怒江“溜索改桥”按计划完成。

2013年，交通运输部和原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开展全国溜索摸底调查，决定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7个省（区）实施“溜索改桥”

项目309座，帮助西部边远山区群众告别“溜索时代”。

在国家和各界的支持下，余春花和余才妹的家乡也迎来了改变。在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关心支持下，村民期盼已久的乔马桥于2018年3月20日开工，当年12月30日竣工，彻底结束了乔马嘎村民小组群众生产生活靠溜索过江的状况。

从乔马嘎溜索沿江往上，一两公里范围内就有人马吊桥、拖拉机吊桥、汽车吊桥三座过江桥，而且通村路都已实现硬化。余春花、余才妹姐妹俩曾经常坐的溜索，已停止使用，锈迹斑斑的钢缆两端都用铁丝栅栏缠绕封闭，还被茂盛的竹子掩盖着。“大桥通了，路修到家门口，坐汽车、摩托车很便利。”余春花望着锈迹斑斑的溜索与车来人往的大桥说，溜索已经好几年没使用了。

在怒江州境内，42对溜索已改造为36座跨江桥梁，“过江靠溜索”成为历史，保留下来用于旅游体验的溜索成为见证交通发展变迁的“活化石”。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上已建成各类跨江桥梁140多座。在峡谷间行进，不同类型的桥不断映入眼帘，仿佛走进桥梁博物馆。

余春花说，我们不用坐溜索过江了，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坐溜索了，大家真的是踏上坦途。

脱贫攻坚：幸福滋味

桥有了，公路通到村，峡谷里无数个像马吉米村一样的村庄学生读书难、老人看病难、产业发展难等问题得到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踏上了快车道。

余春花、余才妹姐妹和两岸广大村民一样，成为“溜索改桥”的受益者。

马吉米村曾有建档立卡户168户591人，2020年全部脱贫。村里草果种植逾11000亩，成为余才妹等村民增收的“金果果”。

走进马吉米村，水泥街道干净整洁，村民房屋前立着路灯，院子里停着汽车、摩托车，房屋外墙上挂着的门前包环境卫生、绿化美化、秩序的“三包”责任制牌引人注意。

余才妹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现住在二层的抗震安居房里，彻底告别了茅草房。夫妻二人种了草果和石斛，加上打工收入，一家年收入五六万元。“男孩不到半岁，女孩两岁多。”余才妹说，自己的两个孩子赶上好时代，不像自己小的时候要坐溜索过江。

“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余才妹闲暇时刷刷手机，玩玩抖音，拍些风景展示一下，还会和姐姐在微信上聊聊天。她希望，自己种的草果结得多多的，价钱卖得高高的，日子越来越好。

一栋二层小楼，墙体涂着褐色、门上挂着马吉米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点物流配送点标牌。余春花的家位于村子的高处，和余才妹家隔着几条街。走进房屋，客厅里的大电视十分醒目，墙壁上贴着夫妻二人在丽江古城拍摄的“婚纱照”，卧室内一个长长的电动按摩椅挨床摆放。“这是买大床等家具送的。”余春花很是自豪。

余春花念完初中考入中医药中专护理专业学习。毕业后，在昆明一家诊所上班，后来她辞职回乡，帮助家里种草果。2018年，她通过乡卫生院的招考，成为一名护士。那一年，乔马桥正在建设中，她经常跑到工地旁观看，期盼大桥早日竣工。“大桥通车典礼时，自己正在上班，没有到现场见证盛况。”余春花现在谈起时都满脸遗憾。

桥通了后，余春花告别了溜索，生活也走上了快车道。现在，家里专门腾出一间房，摆上货架和电脑，成了快递中转点，丈夫李建全忙于货物收寄业务。除了发展草果和药材等产业外，家里还买了面包车，李建全兼顾跑车赚钱。余春花在卫生院负责孕产妇保健和儿童保健工作，经常骑着摩托驶过桥，奔波在江两岸的村子里。

“去年，家里总收入近10万元。希望家里的电子商务活计越来越好，自己通过护师资格证考试。”余春花说。

“真是过上了以前不敢想的生活。”闲暇时，姐妹俩手牵着手在桥上散步过江，不时停下来，扶着栏杆，看看以前的溜索，吹吹江风。

“农民导师”站上高校讲台

新华社记者熊家林、陈春园

“没想到我这个‘庄稼汉’竟有机会站上大学讲台！”手捧江西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聘书，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种粮大户闵小明激动地说。他务工16年，感觉当新型职业农民越发有奔头、有面子。

近年来，江西农大探索将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选聘工作由校内延伸到田间地头，先后聘请了18位年龄在30岁至55岁之间的“农民导师”。他们享受副教授级课酬待遇，对接受继续教育的农民和涉农专业学院的高校学子开展辅导教学。

江西农大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张爱芳介绍，这些“农民导师”都是来自江西各地的新型职业农民，包括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负责人等，在创新创业和农业实践方面有满满的“干货”。

不少“农民导师”受聘前已经是当地有名的乡村致富带头人。九江市彭泽县太平关乡白沙村曾是个产业基础薄弱的水库移民村，时任村干部的张爱芳等人引进瓜蒌产业引导村民种植，却因缺技术，第一批报名的20位农户不久后就有大半退出。

张爱芳并未气馁，自己带头种植了8亩瓜蒌，并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

丰收后亩均收益超过5000元。眼见有赚头，村民们纷纷跟着种，张爱芳的合作社瓜蒌种植面积从最初30亩扩大到2万多亩，如今正在研发瓜蒌饮料、面膜等深加工产品。

去年，张爱芳被江西农大聘请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他说：“我既把自己创业经历分享给学生，也把高校专家的技术知识带回田间。现在做农业凭经验用老一套是不够的，更要讲科技。”

放下裤腿讲课，撸起袖子下田。“农民导师”的授课讲台不仅在高校教室，也会带着学员蹲在田里，手把手解惑传经。

“秋香姐，你来我园里帮忙把脉，怎么今年的果子特别小？”乐平市猕猴桃种植新手王艳平口中的“秋香姐”全名魏秋香。她既是“农民导师”，也是乐平市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会长。

魏秋香带着王艳平到示范基地参观，又来到她的果园实地指导施肥打药等。2021年，王艳平的果园迎来丰收，收益近百万元。

江西农大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秦璐说，“农民导师”帮助高校学子和农学新人把视野从课本拓展到田间，宝贵的基层农业实践经验将为他们课题研究和农学实践提供重要帮助，更好推动乡村振兴。

新华社南昌电

本报记者黄书波

50岁的曹加齐端着一碗番茄鸡蛋面糊汤，来到母亲于粉英的床前。73岁的母亲因帕金森晚期，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床上，目光游离。

弯腰把母亲扶起，靠上枕头，曹加齐把勺子里的糊汤，娴熟地喂进母亲嘴里。“小时候，她这样喂我，现在，我这样喂她。”曹加齐用餐巾纸擦了擦母亲的嘴角。

28年来，几乎每一天，家住浙江省德清县上柏村的曹加齐，都要细心照顾罹患重症的母亲。乡亲们都说：“这儿子真不简单！”

生意要做，母亲也得照顾

4月的江南，暑气渐显。伺候完母亲，自己再扒拉几口午饭，当把母亲抱到门外的面包车上时，曹加齐已是满头大汗。熟练地驾驶着面包车，他向县城驶去，开始他的烧饼营生。

记者在德清县汇丰广场西弄与百乐街交叉口，找到了带着母亲出摊的曹加齐。

曹加齐站在摊位前，一边忙着烤制烧饼，一边与顾客搭话。来买烧饼的人很多，不光是他的烧饼价格便宜，而且烧饼的馅，也比别人多了个肉圆。一来二去，曹加齐做的烧饼，在县城的名气越来越大。

每过一会儿，他都要朝面包车望一望。曹加齐在面包车前挡风玻璃上盖了一块厚纸板，又把车窗摇下，打开两台车载微型电风扇，让母亲在车里待着舒服点。

“她坐不稳这座垫，不盯着，什么时候倒下去都不晓得。”正说着，车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声音，曹加齐赶紧打开车门，母亲已歪倒滑落，头已经触到椅子下，他赶紧一把扶起。

“这样的危险情况，每天总会发生几起，照看她，不能分心。”曹加齐说，因为母亲身边不能离人，他只能带着母亲出摊。

每天卖烧饼虽说能收入三四百元，但这份苦真不好受。曹加齐笑着说：“每天站在炭火边，试试就知道。”说着他扬起两只手臂，指着手臂上一道道暗红色疤痕说，“这些都是被炉边高温烫伤留下的。”

10平方米的蜗居见证“跪乳恩”

早晨6点，曹加齐便起床了。

母亲患病20多年来，他每天如此。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母亲的病情，检查一下尿不湿，随后就开始一天三次的第一次喂药，之后便走进厨房，为母亲做专门的早饭。

一间10平方米的狭小房间，是母子俩的卧室。屋子里有两张“子母床”，母亲的床靠窗，一侧安装了医用护栏，防止翻落；曹加齐的简易木板床靠右，两张床仅一步之遥，中间隔了用两只板凳拼接的简陋置物台。

“她睡不着，每晚最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我就给她吃安神补脑液。这种病会出现幻觉，整夜整夜睡不着，全靠药物控制。”

曹加齐还清楚地记得，他22岁那年的夏天，母亲突然双手颤抖。这位懵懂的农村小伙，紧张地跟随父亲，带着母亲到湖州、上海寻医，确诊为帕金森病。医生说，她的母亲最多能活15年。

为给母亲治疗，家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几十万。这些年来，他先是陪着父亲带着母亲求医，父亲9年前因癌症去世后，他就一人带着母亲四处求医问药。

路再难走，也总是要走的。

帕金森病早、中期，于粉英还能拄着拐杖走路。一次，她走着走着，就“走”到河港里，幸亏她脑子清醒，挣扎了几下才爬回岸上。

4年前，于粉英的病突然步入晚期，面部不时抽搐，脚指头向内弯曲，无法伸直，已经完全走不了路。

于粉英卧床不起，可就苦了曹加齐。有了褥疮，用痱子粉擦。这还不算，母亲的大小便都在身上，曹加齐默默地给母亲洗换。

去年，亲戚看他开着三轮车风吹雨淋，就把一辆二手面包车借给他，让他带母亲出摊时能轻松点。

没有什么比有妈在更重要了

虽然母亲每年的药物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多，但曹加齐从没说过一个“不”字。他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孝敬她、赡养她，是我这个儿子最起码的义务。”

曹加齐回忆，母亲年轻时是个干活能手，“她一个人拔秧，一个人种，一天能种一亩多。”母亲也是最疼爱他的人，小时候他到田里干活的母亲送点心，母亲总是笑着分一大半给他。

这些年来，总有朋友邀他去杭州摆烧饼摊。他开始还怦然心动，但一想到母亲的病情，就打了退堂鼓。

于粉英难得清醒时，用只有曹加齐能听懂的含糊话语，断断续续跟儿子说：“找个老婆，不然我没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怎么办？”

再苦再难，曹加齐未曾掉过眼泪，但每每听到母亲这么说，他就想哭，“母子连心，做母亲的都希望儿子有个家”。

事实上，早些年也曾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是女孩看到他母亲的情况后，都黯然离开。几番经历，曹加齐把婚姻看淡了。他说，待母亲百年以后，有机会再考虑吧。

（参与采写：王力中）



▲4月20日，曹加齐在烤制烧饼间隙照顾母亲。王力中摄